

从南京坐火车去湖南雪峰山,原以为路途遥远,起码要一天时间,谁知不到六小时就到了雪峰山脚,出淑浦站时便叹,如今的高铁真是快。站四面环山的站口,抬眼看,远处山色青蒙,近处的人与物都显得清明。

上雪峰山,走的是雪峰山的淑浦一段,属主体部分。莽莽雪峰山,绵延七百里,是传说中的中华第一神山古昆仑山。两千三百年前,楚三闾大夫屈原发问:西北方的“昆仑县圃,其尻安在”,指的就是雪峰山。

当初,屈原被贬便是溯沅江而上,进入雪峰山腹地。“人淑浦余偃徊兮,迷不知吾所如;深林杳以冥冥兮,乃猿狖之所居。”屈原流放淑浦,长期活动在沅水流域,吸纳“楚声”、“楚歌”等南楚文化元素而独创“楚辞”。雪峰山地区的沅水流域,也因此而成为“楚辞”的发源地,淑浦则是“楚辞”的故乡。

雪峰山是蜂窝形态,千峰万仞,沟壑纵横,车行眼见向上而去,却又下到河溪水平面的岸边。车再向上,这便来到雪峰山大花瑶景区。雪峰山居住着中国唯一的花瑶族。花瑶人好客,寨门前鼓乐歌舞,花瑶的姑娘敬酒,以三碗倾斜叠加,酒如瀑流入口,再喂上一块晶莹透亮的去了油的肥腊肉,让人飘飘欲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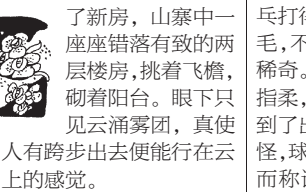


奥克兰湖区人家 (水彩) 周宪法

似乎还沉醉在昨日的细雨里,一晃秋已深了,有红枫成林,有群雁南飞,有丹桂飘香,掬一捧清凉,染一指花香,人间最美是深秋。深秋的天,虽然没有春的百花盛世,明媚淋漓,依然有着山川山岚的广博霞飞鸢起,秋水长天。行囊里偶然落入的一粒种子,也会随风起舞,开成一朵花,结满一生的芳菲。秋风渐起,有天边的云朵,纤巧一撩,心旌开始摇曳,那些久远的牵念,就这样被轻轻唤醒。深秋的风,仅在一念之间,无需任何的牵引与安排,就这么静了,不繁华,不轻浮,安静清澈。古往今来,多少人都借着秋,说尽相思,说尽愁苦,说尽悲欢离合,说尽万苦沉寂。其实,我们又何须一一细数,人生本就是一场绚烂的花事,无论繁华

道傩戏是酬神敬神的,傩谐音为土语“乐”,这个乐是使役动词,酬神的方式便是以戏来乐神一乐。想想也对,既是酬神,神又何在乎有形之物?献上精神之乐,乐神一乐,倒有着一浪漫、诙谐的情调了。

夜宿雪峰山淑浦高峰的星空云舍。傍晚时分,下了一点雨,顿时悬空的木楼前涌来了云雾,云雾漫漫,低头再不见白日里看到的山背梯田。山背梯田也是此处一景,特别是从山峰望去,一块块,一片片,一层层,依山而造的梯田,从山脚盘绕到山顶,层层叠叠,形状各异;也不再见树木掩映中的村落山寨,近年来,雪峰山人家几乎家家都修建了新房,山寨中一座座错落有致的两层楼房,挑着飞檐,砌着阳台。眼下只见云涌雾团,真使人有跨步出去便能行在云上的感觉。



既是雪峰山高处,高度多少?也就是海拔一千多米以上。我知道,中国的高山积雪,雪线一般在三千五百米以上,一千多米如何能成雪峰?问起来,陪行的人告诉我,雪峰是雪封的谐音,因为雪峰山山势陡峭,一旦下了雪,山上结成冰,道路就不可行走了,如被雪封。但雪后的雪峰山,树上,草上,岩石上,房檐上,悬着的,挂着的,凝着的,都是一片透明晶莹的冰凌,雪封所在山地,处处冰塑,只有在山里生活的人,才能见这无可比拟的冰凌美景。

参加了作家与树结缘的活动,在一棵认领的松树上系一条红绸带,看这棵青翠的松树,就觉亲近,挂上一块寄语的纸牌,我留言为:我心似旧识,梦幻亦欢喜。

人生一遭,与人,与文,与世,亦是如此。想多少年后,在书桌前静心,或许那山、那人、那树,便来心念中:你安好否!

看画,想起一段往事,美美的。明代画家项圣谟看同时代画家李日华的水画《枫林钓艇图》,往事涌上心头,便在画上方空白处题写了一首七言诗,云:“记得枫林欲醉时,青山过雨听云移。悠然放舸来溪畔,读罢残书理钓丝。”枫叶红了的时候,秋色迷人。一场雨,让青山更青,红叶更红。静下心来,听云在山间移动的声音。驾一叶扁舟,来到溪畔,读上一会儿书,再弓身垂钓。

或荒凉,惟愿每个人都深情地活着。光阴如洗,明净若秋,一些美好化作清晨的薄雾,无限柔婉,一些感动,留下清浅的雅韵,无限静谧。折一枝桂花的香息,沿着轻盈

岁月无恙,便是年里最美的秋

优雅

的脉络,给心灵开一扇窗,此时此刻,只愿与心仪之人,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所有途经的温婉,走过的足迹,都会留下沾花微笑的心情,而这繁华落地的轮回,亦会淡了流年,明了身心,成全内心深处的慈悲。生命若水,穿尘而过,真正的欢喜是始终都在的一份初心,岁月流转,却不离不弃,给心灵开一扇窗,让阳光照进来,岁月一定会眷顾热爱生活的人。

美食解馋,美酒解醒,香茗解渴,笑话解闷,魔术或艺术呢?解气。当然,这里的气不是怒气,也不是戾气,更不是邪气,而是“(恢恢乎吾养我)浩然之气”;这里的艺术和魔术,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和魔术,而是乒乓球国手许昕打球。

看许昕打球真是过瘾,与杜甫“观公孙大娘舞剑”和白居易听京城女弹琵琶可媲美。许昕这哥们无愧于“乒乓艺术家”“乒乓魔术师”称号——乒乓打得好的,中国多如牛毛,不稀奇;打得好看,才稀奇。何意百炼刚,化为绕指柔,许昕将小小银球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。难怪,球迷称马龙为“龙哥”,而称许昕为“昕爷”,论年龄,马龙比许昕长;论地位,马龙比许昕高;论成就,马龙比许昕大,而且大得多。可是,论玩球,许昕远甚于马龙矣。远台拉弧圈球,近台挑打,低了用高调弧圈回击,长了爆冲。至于搓球,更是直板的强项,毋庸赘言。而这些,许昕都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不仅如此,他还能将左手绕到背后从右边接球。这一手绝活,我未曾一见(德国波尔曾将右手的拍子换到左手接球而且成功,亦为一绝)。将一项极具对抗性的运动演绎成舞蹈、发展成魔术、塑造成艺术,许昕当之无愧为乒坛第一人。玩球,玩到无人能及,这也是境界。词,有境界自成高格(王静安语);乒乓,有境界自成圣手(今年亚锦赛夺得3个冠军1个亚军,世界排名第一)。国家乒乓球队里,许昕、马龙、王楚钦、孙颖莎都是用脑子打球的。换句话说,即使是手上技艺,也得脑子指使。用脑子打球,艺也,上者也;用身体打球,术耳,下者也。因此,同样是屠夫,杀狗的樊哙、杀猪的专诸都默默无闻,而解牛的庖丁千古留名。这并不是因为樊哙、专诸屠宰技术有什么差池,而是庖丁的牛杀得极具艺术、极其魔术。杀的人行云流水,看的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接,与看许昕打球一般无二。

看许昕打球,虽然不及公孙大娘舞剑“霍如羿射九日落,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那般壮观,却也与东瀛围棋翘楚武宫正树难分轩轻。乒乓、围棋,术不同,道一也。武宫正树是下宇宙流的,他的棋下得极其好看。有时候,他宁可输棋,也不肯下得难看。如此追求“好玩”,全球无二。当然,他是超一流棋手,棋力也好生了得。反过来,下得很好看而棋力一般就是花架子,万万要不得!

宋代苏舜钦以《汉书》下酒,惜哉我不会喝酒,不能一边观看许昕打球,一边喝一声彩,饮一大杯,但是我观看许昕打球,立即心游八极,物我皆忘,虽在千里之外的电视机前,却每每感觉就在现场,许昕身旁,挥拍厮杀、宠辱皆忘,泯然其中矣!

人生就像一场梦境,一次次的洗礼,也只为梦醒的那一刻,眼角不再触目凄凉,走过的路,或平坦或崎岖,只要有喜欢的风景,有珍惜且同路的人,那么,我们就不忧伤。

或许,一生之中是有生灵因果的,花开无声,叶落归尘,生命无限的循环往复,去去来来之间,只要你知我懂,你明我依,那么人世再凉薄,我们也会笑着原谅。无论岁月如何纷繁,寡淡,风翻云转,我只愿与你寂静欢喜,默然相望。

一个人是诗,两个人是画,岁月无恙,你我无惧,便是流年里最美的风景。

看许昕打球,虽然不及公孙大娘舞剑“霍如羿射九日落,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那般壮观,却也与东瀛围棋翘楚武宫正树难分轩轻。乒乓、围棋,术不同,道一也。武宫正树是下宇宙流的,他的棋下得极其好看。有时候,他宁可输棋,也不肯下得难看。如此追求“好玩”,全球无二。当然,他是超一流棋手,棋力也好生了得。反过来,下得很好看而棋力一般就是花架子,万万要不得!

宋代苏舜钦以《汉书》下酒,惜哉我不会喝酒,不能一边观看许昕打球,一边喝一声彩,饮一大杯,但是我观看许昕打球,立即心游八极,物我皆忘,虽在千里之外的电视机前,却每每感觉就在现场,许昕身旁,挥拍厮杀、宠辱皆忘,泯然其中矣!

我的父亲吴祖光,母亲新凤霞,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。父亲是名人,母亲也是,有一对名上加名的父母,我应该真的是被天上的一个大馅饼砸到了。人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珍宝,唯一、独特,没有复制的可能。但是人的经历又都不会与社会分离,同一时代的波动和影响给予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影响都是平等的,于是每个人的人生有了共性。别人经历的我也经历,别人遇到的我也遇到。如果有人说,阳光和鲜花你都比别人优先获得,因为你从你父母那里直接就拿到了,那就是你的后门。

其实,面对得天独厚的盛名,有的人沾沾自喜,有的人压力倍增,我属于后者。对于这一点,我妈妈很清楚。她常对我说:“我女儿不喜欢别人总提父母。”她了解我,所以在我的专业上她同意了我的选择。我继承了她的资质,有条好嗓子,有快速的学习能力,有舞台上的表演天分。但是我没有选择去唱她的戏曲,虽然我自幼就随她出入演出剧场,在她身边观察她的舞台形象,感受她的歌唱表演魅力,听到观众们的欢呼赞美,她的表现能力使我得到了直接的浸润。但是,我在懂事以后决定远离她的专业,进入了另一个园地,那个地方我在十六岁之前没有涉猎过。那个园地里的一切,我妈妈难以给我帮助。那就是我后来赖以独立于世的专长:西洋歌唱的舞台。

我妈妈不会唱西式歌曲,但是她头脑清楚,深知西洋音乐是一门深邃高雅的艺术门类。她很高兴地支持我的学习,在第一时间为我购置了一架立式钢琴,从此我开启了对西洋音乐的艺术追求和探索,后来进入音乐学院,再后来去美国的名校完成学业。我独立走在另一条表演艺术的道路上,并没有妈妈的扶持陪伴,我觉得很惬意,因为没有了压力。从学习音乐开始,我就发现,我有

窗前小诗

邵燕祥

鸽子

那时我坐在小院台阶上
仰望鸽子转过低低的天
转走了,不见蓝天上的鸽影
回来了,又一阵悠扬的哨声

我知道那是胡适的鸽子
它们游戏着,夷犹如意
跟着那一群鸽子,我长大了
胡适走了,鸽子是不是也搬家了?

我只长到了近一米七的个儿
眼前的楼长到了三十多层的高度
抬望眼,一群鸽子绕着楼飞
越飞越高,鸽哨像来自很远的远处

高楼的飘窗里没有胡适
这一群已不是胡适的鸽子
飘窗里甚至也没有艾青
鸽群在寻找诗人的眼睛

艾青的鸽子也早就飞散
这一群鸽子没有去追赶
它们只是绕着一层层长高的楼群
回环来往,带着悠长的哨音

绕着楼腰,再绕到楼顶
急切地哨音急切地呼唤搜寻
新楼和鸽子,在新的高度上
等待着新高度上的诗人
附注:胡适早年在北京,艾青后来在北京都写过《鸽子》,胡适诗如下:
云淡天高,好一片晚秋天气! /有一群鸽子,在空中游戏。 /看他们, 三三两两, /回环来往, /夷犹如意, —— /忽地里,翻身映日,白羽衬青天,鲜明无比!



一种其他同学并不具有的能力,这个能力让我和他们不同,因为他们都是站在那里端庄肃然地歌唱,而我不同,我喜欢边动边唱。我也被要求双手交叉在胸前端庄地演唱,但那不是我的本性,我会在课堂上服从老师的要求,而课下的练习中,我依然会让身体手脚随着歌声动作。我感觉那是演唱中投入情感的一种辅助形式,那样的演唱使我松弛,使我摆脱紧张,后来那成了我歌唱的一部分,最终,那成了我独有的特点。我为我的这种演唱找到了理论根据,这些根据来源于读书。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引导我读书,这些书包括世界名著和中国名著,还有许多历史书籍,不少书我虽读不懂但却必须要读,因为是爸爸的要求。虽然我平时会和他撒娇要这要那,但是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我出奇地服从,因为我知道爸爸读书非常多,多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读完像他那样多的书。我读过《邓肯自传》,那是一位发明了现代舞的大舞蹈家,她的舞蹈与众不同,自由随意的舞动造就了她的传世舞姿。破除以往的戒律,走自己的路是她的成功之道。我还读过很多关于艺术家的作品,读过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,读书多了就发现,坚持一种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特点是让自己自立于众的法宝。于是,后来的我拥有了自己的歌唱表演风格,我把从妈妈那里得到的舞台表现力勇敢地与传统西洋唱法对接,与那些顽固坚守传统风格的反对者的声音抗衡,因为我有的是支持者:无以计数的观众。是爸爸和妈妈赋予了我能力和勇气,这样的精神馈赠足以使我享用一生。

十日谈

父亲的馈赠

责编:殷健灵

父亲是指挥家,全家每个人都在他的指挥下同台演出过,所以家人也是乐队成员,明请看本栏。